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
第八回 夢相逢釵黛兩無嫌 敘幽情鴛鴦各為主

話說薛寶釵正然傷心落淚，鶯兒在旁解勸，忽見秋紋、麝月進來，報導史大姑娘來了。寶釵立起身來將欲出迎，只見史湘雲領了翠縷已經進來。彼此敘過寒溫，對面坐在榻上。湘雲道：「咱們姊妹們有好幾個月沒見面了，怎麼我聽人說太太和你成日只是哭呢。我想，寶哥哥他不過是為的林姐姐的緣故一時想不開，冒冒失失的跟了和尚去了，他到了外頭受起罪來，不怕他不想家的，只怕日後追悔，仍舊找了回來也未可定。再者，你們也再差些個幹練的人，到四處裡訪查訪查。若成日只是哭，這也不是長法兒。今兒我好容易偷了個空兒瞧瞧你們，一進門就看見太太哭的臉兒蠟渣黃的，眼泡兒腫的桃兒似的，我也狠狠的勸了一場。到這邊來你又哭的紅眼媽兒似的，教我看著心裡怎麼過得呢？況且姐姐素日是明理的人，老人家時常的哭，還要姐姐解勸才是呢，你怎麼倒跟著盡自哭起來了！」寶釵拉了湘雲的手，流淚道：「妹妹，你那裡知道我心裡的苦處呢！我早就想著要接了妹妹來，大家說說話兒，也替我解解愁煩，又聽見說你在家裡也不得閒空兒，再搭著我們家也事事故故的，所以耽擱到如今。偏偏兒的昨兒晚上太太又夢見你寶哥哥，要到天上找你林姐姐去。今兒一早，我剛梳完了頭，那邊彩雲就來叫，說太太哭的了不得，我同大嫂子、四姑娘一齊過去，那裡勸得住呢。後來還是璉二哥哥來了，說離這裡三百多路有一個宏恩寺，那裡和尚最多，他明日親自找一回去，也不知是真是謊，哄的太太這才不哭了。」湘雲道：「姐姐也別盡自只是哭了，璉二哥哥既然許下親自去找，自然有點影兒他才敢承攬呢，或者寶哥哥就在那裡也未可知。」寶釵又流淚道：「妹妹，你也說起糊塗話來了。你想，他是中過舉的人，皇家四路裡貼了告示訪查，尚且尋訪不著，何況璉二哥哥呢！」

我瞧他那個光景，像是哄太太呢。再者，我心裡也不是專為這件事難過，我只歎我的命苦，咱們姊妹們從小兒在一塊兒長大的，誰還不知道誰呢。就是寶玉和顰兒他們倆人的那一番光景，你還有個不知道的麼？」湘雲忙道：「我怎麼不知道呢？你記得那年紫鵲哄了他一句玩話，他就會立刻瘋了，這還有什麼難知道的呢？」寶釵道：「你可說嗎，人人都知道，偏偏兒的就是老太太、太太不知道，去年差人和我媽媽議婚，我媽媽還倒和我商量。妹妹，你想那會子我是個女孩兒家，可教我自已說個什麼兒呢？自然是要遵父母之命了。你看後來娶進門來的那個樣兒，我臉上實在的很沒意思。這會子到底弄得不上不下下的，說是個寡婦又不是個寡婦，說不是個寡婦又是個寡婦，這不弄成了個活人妻子麼！」說著，又流下淚來。

湘雲未及回答，只聽翠縷在旁插嘴道：「二奶奶說錯了，二奶奶又沒有嫁人，怎麼說是個活人妻？像襲人姐姐，那才算個活人妻呢！」湘雲聽了忙喝道：「小蹄子又混插嘴來了。」

翠縷便不言語了。湘雲道：「姐姐，你也熬煎不了許多，這也總是各人的個命定。就像我呢，我叔叔、嬸娘也就為我操了多少心，挑的人家也好，才貌也好，這也就算我們作女孩兒的終身有靠了。誰知道這會子也還是這個樣兒的下場頭。這也只好怨自己的命罷了，可有什麼法兒呢？」說著，也就流下淚來。

又低聲說道：「況且姐姐已經是有身孕的，將來生下一男半女，也就算是終身有靠，你這就比我強多著呢。」

寶釵正欲回答，翠縷又道：「二奶奶你不知道，我們姑娘一輩子總是吃了聰明太過的虧了。你們看，他連吃蚤、蚊子、蒼蠅、螞蟻、蝴蝶兒、蜜蜂兒、樹葉兒、花瓣兒、磚頭兒、瓦片兒的陰陽，他都能夠辨得出來的，歸根落葉輪到自己身上，倒成了個孤陰寡陽了。」說的眾人都笑起來。湘雲笑著照臉啐了一口，罵道：「小蹄子，怎麼又混唆你娘的來了！」翠縷扭著頭道：「人家長這麼大，從來不知道什麼是個陰陽。姑娘那一天忽喇巴兒的教人家去服侍姑爺，人家從那一天才知道陰陽了。誰知道姑娘的命不好，又把姑爺妨了，這會子連人家都帶累的又不知道什麼是個陰陽了。」這一席話，索性招的寶釵也掌不住笑起來了。湘雲笑的握著嘴罵道：「好個沒臉的小蹄子，快給我夾著嘴滾出去罷，越說越說出好的來了。」翠縷笑道：

「姑娘還怪人家說的不好了，人家要總不說話，你們倆人這會子還淌眼抹淚的呢。」湘雲笑道：「說的好，虧了你說，你還有你娘的什麼話，你也索性信著嘴兒都說出來，省得收在肚裡，看仔細憋死了。」

正說時，只見李紈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史大妹妹幾時來了，怎麼丫頭們也不告訴我一聲兒。」湘雲道：「大嫂子可好。我在這里正勸寶姐姐，還未能到你那裡請安去呢。」李紈笑道：

「豈敢。你們說什麼來？我聽見大家笑的好熱鬧呢。」寶釵道：

「他們的翠姑娘啊，我們姊妹倆正說話，他在旁邊鬧笑話兒，所以招的我們都笑起來了。」李紈也笑道：「到底是個什麼笑話兒，招的你們哄堂的都笑起來了？我也聽聽。」湘雲笑道：

「大嫂子，你問他這些話作什麼，你估量著他嘴裡還有什麼正經話呢，不過是那些沒溜道兒的話罷咧！我們喝了茶，都到上房裡去和太太鬥門牌，替他老人家解解悶兒。」正說時，惜春、平兒也都來了。彼此問了好，又坐著說了一回閒話，這才一齊都到王夫人上房裡來。

只見王夫人歪在榻上，玉釧兒在旁邊捶腿。見湘雲眾人進來，連忙起身讓湘雲到炕上去坐。又道：「這些日子想要接接大姑娘，總因家裡事事故故的。你今兒來的很好，你寶姐姐、惜妹妹也都想你了，你就在這裡多住些日子罷。我的兒，你們姊妹們年輕兒的，怎麼都是這樣沒造化呢！」說著，又流下淚來。湘雲道：「怎麼這些日子姨太太也沒有來嗎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姨媽自從搬了家去，蝌兒剛娶了親，香菱就死了，又留下個孩子，雖說有奶子，也還要他姨媽親自照應。蟠兒自從赦罪回來，總還不大十分知好歹。所以，他姨媽如今也不能常來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史大妹妹要和太太鬥門牌呢，太太何不打發人套上車接姨太太一聲兒。」寶釵忙道：「太太不用差人去罷，昨兒聽見說小姪兒這兩日身上又懶懶的，橫豎史大妹妹是住著的，大約我媽媽明兒不來後兒一准來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既是這樣也就罷了，我們收拾，就鬥起牌來。自從老太太去世之後，我也就不愛這個玩意兒了。本來武藝兒就有限，如今眼睛也花了，精神也短了，那裡是你們年輕兒家的敵手呢，不過是瞎鬧罷了。」玉釧兒聽了，便放上炕桌兒，鋪了紅氈，王夫人、李紈、湘雲、寶釵、惜春、平兒六家子飛鷹兒。玩了一天，到吃晚飯時方罷。算算輸贏，只有湘雲一個贏家，別人都輸了。

於是，大家吃了晚飯，又坐著說了一會子閒話。

將欲散時，王夫人問道：「史大奶奶你晚上在那個屋裡住好，你自己挑揀罷。」湘雲道：「我在寶姐姐屋裡住，我們姊妹們晚上也好說說話兒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。如今春天，天氣尚寒，新房子裡也還暖和些。將來到了夏天，我還要教你寶姐姐搬到怡紅院去住呢，那裡也涼爽僻靜，將來就是分娩了，小孩兒也沒人吵鬧。」湘雲道：「你老人家想的很是，那麼大的個園子，只有大嫂子和四妹妹住著，也覺太冷清些兒。」說著，王夫人已將他們姊妹們送到房門口，大家告辭了，各自散去。

不說王夫人、李紈、惜春、平兒各自回家。只說湘雲、寶釵回到房中坐下，鶯兒點上燈來。湘雲道：「我今兒原要到園子裡去逛逛，卻又鬥了一日牌。明兒咱們大家過去，一來看看大嫂子和四妹妹，二來我還要到瀟湘館祭一祭林姐姐，看看那些竹子。只怕自從林姐姐去世之後，無人居住，也就糟蹋的不像樣兒了罷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可說呢，再也瞧不出紫鵲這個丫頭來，真算得個赤膽忠心的。如今雖是服侍四姑娘，每日偷著空兒到瀟湘館去打掃收拾，焚香供茶，就像林妹妹在生的一般，你說難得不難得呢！」湘雲聽了也贊歎道：「真是難得，不知林姐姐怎麼修積來，就得了他這麼個好丫頭。你瞧我們這個傻東西，只會信著嘴兒胡侵罷了。」翠縷笑道：「人家不過是嘴快點子，愛接舌罷了，姑娘就把人家說的一個錢兒也不值了。」

人家心裡待姑娘的分兒，也就和紫鵲姐姐待林姑娘的分兒是一樣的。」湘雲道：「你不用說了，你這不是也要咒我死麼！你是個好的，天下誰再有你好呢。罷了，快給我倒茶去罷。」翠縷這才咕嘟著嘴倒茶去了。

湘雲又道：「提起林姐姐來，也怪可憐兒的，聽見大嫂子、紫鵲說，他臨危的時候把詩稿都燒了，還叫著寶哥哥的名字，說『你好』底下就咽了氣了。這會子想起來，教人心裡實在怪難過的。」寶釵道：「可不是呢，我前兒大年三十晚上想起他來，倒傷了半夜的心。我給他作了一首詩，裝在包袱裡燒了，不知他的魂靈兒在的九泉之下知道不知道呢？」湘雲聽了，便索詩稿來看。寶釵即命鶯兒取出來遞與湘雲，湘雲接來，細細的讀了一遍，也就傷心彈了幾點眼淚，道：「寶姐姐，你這也就算情義兼盡了。林姐姐在九泉有知，他一定要感念你呢。」

寶釵也點點頭兒，兩個人燈前相對，倒又淌了一會子眼淚。鶯兒、翠縷到了茶來，二人吃茶、漱口畢，吩咐鋪陳了臥具，卸去殘妝，一齊歸寢。湘雲平日血旺氣足，頭一著枕，便睡熟了。

寶釵只覺情緒懨懨，在被內翻來覆去約有一個更次，這才漸漸的朦朦睡去，他的那一靈真性早已出殼。

只聽耳畔有人低聲喚道：「寶姐姐，你可別害怕，我瞧你來了。」寶釵夢中聽去，彷彿是林黛玉的聲音，猛然唬了一跳，心中只覺恍恍惚惚的，又像是黛玉已死、又像是黛玉依舊在生的光景，忙問道：「顰兒，你在那裡藏著呢，怎麼不光明公道的進來呢？」一恍惚間，只見林黛玉笑著早已到他面前了。原來林黛玉的真魂，是送了寶玉去後，點了返魂香從太虛幻境來的。他本是一團的神光，並無半點陰森鬼氣，是以寶釵並不害怕。仔細將他細看，只見他身穿桃紅綾綿襖，片金鑲邊的嵌肩小褂，臉上全無半點病容，但覺香豔迎人。遂不禁歡喜，忙拉了他的手，笑問道：「林妹妹，你這些日子到底在那裡來？我們倒像總沒看見你似的。」只見黛玉長出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我也乏透了。姐姐，咱們且坐下再說罷。」於是，二人在炕沿上盤膝坐下。

黛玉道：「寶姐姐，我是從太虛幻境來的。只因除夕見了姐姐惠，賜的新詩，心中著實的感念，所以今兒特特的回來瞧你來了。」寶釵聽了，心中恍然醒悟：黛玉前來顯魂！雖有些害怕，但見黛玉那一段溫柔而藹，大有仙風，轉不覺親熱起來，往前湊了一湊，將黛玉攬在懷內，摸著他的臉道：「顰兒，我且問你，你為什麼自己作踐了身子？這如今害的我好苦啊！」

黛玉也用手摸著寶釵的臉道：「萬般皆有個定數，妹妹不肯埋怨姐姐，姐姐怎麼反倒埋怨起妹妹來了。」寶釵道：「『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』我怎麼不該埋怨你呢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寶姐姐，你這個話我不懂得，到底誰是城門，誰是池魚呢？」寶釵也笑道：「你是城門，我是池魚。有什麼難懂呢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你這個話只怕是說顛倒了罷！」寶釵笑道：「我的話並不顛倒，你再細細的想去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也不用細細的想，你不過欺負我是個女孩兒家，嘴裡說不出別的話來，由著你賴去罷了！我也不和你分辨了，我且問你，你前兒給我的詩上有『托鉢慟郎癡』之句，你知道你們那一個當了和尚如今現在那裡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噯，你怎麼說他是我們的那一個來了！」

我可知他如今現在那裡呢？昨兒太太還夢見他，說要到天上找你去呢。我看他明兒到了天上找著了你，那會子你可又說他是誰們的那一個呢。」黛玉聽了，又笑道：「姐姐，你也不必和我說這樣的話。我且問你，譬如你如今果然要到了我那裡，我一定要勸他早些回家來，你可喜歡不喜歡呢？」寶釵笑道：

「那也只看妹妹待姐姐的情分罷了。」黛玉又笑道：「設若他不到天上去，就從這裡回家，只怕那時姐姐也就未必肯想起妹妹來了。」寶釵聽了發急道：「顰兒，你怎麼又說起這樣狡詐話來了！我前兒的詩，難道還說的不懇切麼？」黛玉嘻嘻的笑道：「我說的是玩話，寶丫頭又著了急了。我也不和你說了，我給你個字兒，你自己看去罷。」

說畢，便將寶玉的書啟從籠袖裡取了出來遞與寶釵。寶釵接來拆去封皮，仔細看去，只見上寫道：

怡紅院濁玉，謹奉書蘅蕪君姐姐妝次：竊玉迂迷成性，一往情癡。五內私衷，諒蒙矜恕。自來青埂之峰，遂悟黃庭之秘。幸得半年砥礪，竟能三月不違。

片帆寶筏，早渡孽海迷津；一瓣心香，重入太虛幻境。

瀟湘仙子悲聯再世之緣；芙蓉女兒喜踐三生之約。締舊盟於碧落，愧無月老牽絲；奉新使於黃泉，再覓冰人執斧。惟願六禮早成，雖千里而何憚；但使一生願遂，縱萬死其奚辭。第念湮微既久，歲月雲遙。高堂有倚閭之愁，閨中有白頭之歎。揆義難安，捫心弗忍。

知孟光之賢淑，燈前快讀佳篇；借倩女之離魂，月下代呈雁字。沉賴仙師慈庇，許我玉返藍田；更蒙上帝鴻慈，並使珠還合浦。敬陳顛末，封上閣端。此後尚祈問寒問暖，奉彼堂上二人；將來更望鼓瑟鼓琴，聯我一牀三好。書不盡言，餘容面晤。

寶釵看畢，不覺驚喜異常。乃先將黛玉按在懷內，笑問道：

「你這個呢，你可得給我說說，他到底是誰們的那一個？」黛玉笑央道：「我再不敢說這個話了。好姐姐，饒了我罷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央及不中用，你總得給我說了，我才饒你呢。」說著，便要掐他。弄得黛玉無可奈何，滿臉飛紅的只得拿手把寶釵指了一指。又把自己也指了一指。寶釵這才笑著鬆了手，饒了他了。復又拿起書子來，指著問道：「這兩句我怎麼不大懂得呢？『奉新使於黃泉，再覓冰人執斧』，這是怎麼講呢？」

黛玉笑著附在寶釵耳邊，將寶玉的來去行蹤，並自己的父母現做豐都城隍，與賈母認了親的話，細述了一遍。寶釵聽了不勝大喜過望，忙問道：「如今說來，這回生的一節卻是千真萬真的了？」黛玉道：「這也是香菱姐姐他父親給的書子上如此寫的，大約定期在七月十五日。又說未來的天機不敢十分泄漏。

我們也參解不透，只好聽著罷了。才剛兒我和香菱姐姐一同來的，他在你們家裡看姨媽去了。」寶釵聽了驚喜道：「原來這個太虛幻境內，也不止單是你一個人了！」黛玉又將太虛幻境自元妃以下諸人，並鳳姐、鶯鶯前往地府的話說了一遍。寶釵笑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你們那裡倒比家裡熱鬧些兒。好妹妹，你有什麼法兒把我也引到太虛幻境去瞧瞧他們，這可能不能呢？」黛玉聽了沉思了一會道：「這也容易，前兒香菱姐姐他父親給了他兩種名香，一名返魂香，一名尋夢香，方才我們兩人就是點了返魂香才能到家來的。等我回去向他討幾支尋夢香，差晴雯姐姐給你送了來，憑你隨時點用，但須意秉虔誠，便可夢入太虛。只是切忌孕娠之人。」

寶釵聽了切忌孕娠的話，由不得臉就飛紅起來。黛玉瞧出他的光景來，便順手在寶釵的懷裡摸了一摸，笑道：「寶姐姐，你不要瞞我，你實告訴我，我也好算著日子差晴雯來，一則道喜，二則送香。大約總要滿了月，才可點得香的。」寶釵聽了，料難隱瞞，只得又附在黛玉耳邊告訴他，已經懷孕有七八個月了。黛玉聽了十分歡喜，便也附在寶釵的耳邊笑道：「姐姐你到了分娩之時也留點心兒，只怕小孩兒口中也銜著一塊玉似的。」寶釵聽了，「呸」的啐了他一口，自己也笑起來。

只見黛玉忽然立起身來，道：「寶姐姐，你好生將養著罷，心裡也不用煩惱了，舅舅、舅母上替我請安，姊妹們都替我問好罷。時光也不早了，我還要瞧瞧紫鵲去呢，難為他服侍了我一場。你只把我方才說的話記著些兒就是了。」寶釵聽了連忙一把拉住，道：「妹妹，我還有話問你。你才說香菱的父親，他原是從小兒買來的，如今他父親到底是誰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明日你見了姨媽，姨媽自然要告訴你呢。」說畢，將寶釵使勁兒推了一把！

寶釵忽從夢中驚醒，尚覺心頭突突的亂跳。定了一定神，細將黛玉的面貌，並夢中所言之事，摹擬著想了一番，心中甚是驚異。又在枕邊摸了一摸，像人個紙片兒似的。連忙坐了起來，披上衣裳，在四下裡望了一望，但見滿屋昏黑，窗紙微明，便叫鶯兒。此時，鶯兒正在板壁外榻上睡醒，剛伸懶腰，一聞呼喚，忙答應了一聲，只聽寶釵叫道：「快點燈來！」鶯兒揉了揉眼，披上衣裳，下牀找了火煤，在熏籠內點著，點起燈來，問道：「姑娘這會子要燈作什麼？敢是你肚裡疼了麼？」寶釵道：「胡說，拿燈來罷。」鶯兒忙將燈台執到寶釵的面前，寶釵便將字貼兒拿在燈下一看，果然是一張泥金桃紅花箋，上面的筆跡果是寶玉寫的。又細細的讀了一遍，與方才夢中的一字兒不差，心中愈加驚異。鶯兒問道：「姑娘，你怎麼半夜三更的又看起字貼兒來了，想是前兒王太醫給的那個保產無憂散的藥方兒？」寶釵使性子道：「你別管他，把燈放在桌子上，你睡你的覺去罷！」鶯兒不敢再問，只得輕輕的放下燈台，各自睡去了。

這裡寶釵又將書啟拿來，迎著燈亮兒翻覆看了一回，心下暗忖：莫非黛玉真是成了仙了，寶玉真是修的得了道了？若說夢境迷離，怎麼又有這一封書子呢？又摸了摸自己的臉道：「莫非我還在夢中未醒？怎麼又有鶯兒點燈呢？」正然呆想，只聽史湘雲在旁邊伸懶腰打哈息。忙回過頭看時，只見湘雲正在將醒未醒之時，手足並伸，幾乎把被兒都登開了。寶釵心下猛省，忙推他道：「雲妹妹，你醒醒兒！」湘雲驚醒，睜眼一看，只見寶釵披衣擁被而坐，又見點著燈燭，忙問道：「寶姐姐，你怎麼了，莫非有個恭喜的信兒了麼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你怎麼也和鶯兒他們一般的見識呢？你也披上衣服坐起來，我教你瞧個東西。」湘雲聽了，也便披衣坐起。寶釵將書啟遞與湘雲，又伸手將桌上的燈台移近了些。湘雲接來，迎著燈光仔細看了一遍，不禁大驚道：「半府三更的，這個字兒是那裡來的呢？」

寶釵便將黛玉的靈魂托夢寄書的始末，細細的述了一遍。湘雲聽了也就大喜過望，道：「姐姐，你明兒一早就差人接了姨媽來問問，如果姨媽也夢見香菱來，這件事可就千真萬真了。怎麼林丫頭給你托夢，說了這半夜的話兒，你們怎麼也不叫我一聲兒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你這個話說的又招人笑了，他一個人的魂如何能入兩個人的夢呢？」湘雲聽了，又拿起書子來看了一遍，道：「你明兒何不把這個書子送到上頭去看看，也教他們兩位老人家喜歡喜歡！」寶釵道：「我的意思，這個書子倒不必教老爺、太太看見。你瞧他這上頭的話，全說的是我們的些私情，恐怕老爺看了反要生氣。我明兒只把夢見林妹妹的話告知太太就是了。再者，我媽媽來了，說他也夢見了香菱，這也就有幾分兒可信了，何必在乎這封書子呢？」說著，又將書子看了一遍，疊了個方勝兒，伸手在窗櫺上拔了一條帶線的針來，將自己貼身穿的紅綾小襖襟子拆開，將書子放在裡頭仍舊縫好。

又與湘雲說了會子話兒，不覺雞唱天明，一齊穿了衣服起來。

梳洗已畢，鶯兒、翠縷剛然收拾了臥具。

只見惜春忙忙的走了進來，急問道：「寶姐姐，你昨兒昨上夢見林姐姐來沒有？」寶釵聽了，吃一大驚道：「四姑娘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惜春道：「才剛兒紫鵲告訴我說，他昨晚夢見林姑娘來了，和他說了好一會的話，說的那些話還都是有來有去的。他說原是給你托夢來的。我聽著奇怪的很，所以我才梳了頭洗了臉，先到這裡來問問，你到底也做夢來沒有？」寶釵和湘雲聽了都大加驚異。寶釵便將夢見黛玉的話告訴了惜春一遍，惜春不禁狂喜起來，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林姐姐一定是成了仙了，寶哥哥也一定是得了道了。大約回生的事也是真的了，這也實在是人人意想不到之事。我們喝了茶，回到上房去告訴了太太，也教他老人家聽著喜歡喜歡。且等到七月間再看罷！」

大家正然吃茶議論，只聽外邊房裡，紫鵲、鶯兒拌起嘴來。

鶯兒嚷道：「我就說了這麼一句話，你也不該就罵我呀！難道你比林姑娘還難纏些兒麼？」又聽紫鵲道：「我罵你什麼來？你為什麼說林姑娘不害臊，死裡活裡的纏住了寶二爺的話呢！別說你這樣的賠房丫頭，就是二奶奶，這如今也不好意思說出林姑娘這樣的話來。」又聽鶯兒道：「你不用和我厲害，你有本事能把林姑娘從棺材裡抽了起來，我才服你呢！」又聽紫鵲道：「你有本事能把寶二爺留住，不教他當和尚去我才服你呢！」寶釵、惜春聽了，正待要發作他們，只見湘雲笑嘻嘻的走去，將他二人擰著耳朵拉了進來，笑道：「你們兩個小蹄子，為什麼好好的作起怪來了？你們也想想，你們的兩個主兒平日是怎樣和氣的，如今一個死了，一個活的，仍然是你疼我我愛你的！」

怎麼你們這兩個蹄子，倒替他們兩個吃起醋來了。」說的鶯兒、紫鵲俱各低頭無語。湘雲又笑道：「寶姐姐，你們這兩個丫頭真是一對兒好的，一個是鶯弄巧簧，一個是鵲啼碧血，真正難得。等我把寶哥哥的書子改一改，『聯我一牀三好』把三字再添兩筆，改成五字好不好呢？」寶釵聽了，恐怕惜春追問書子的話，忙與湘雲遞了個眼色，笑道：「雲丫頭，你收了你的貧嘴罷。」正然說笑時，忽有人來報導：「姨太太來了。」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